

# 傀儡夫人

KUI LEI FU REN

【苏】 C·A·卡萨林—亚雷 著

侯书良 王熙绩 译  
董建文 杨翠升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# 傀儡夫人

【苏】 C. A. 卡萨林—亚雷 著  
侯书良 王熙绩  
董建文 杨翠升 译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---

(京)新登字 133 号

Как игрушечная  
женщина

---

С. А. Касарин-ялы

傀儡夫人

※

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)

山东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32 开 6.125 印张 115.5 千字

93 年 6 月 14 日第 1 版

印数:1—3500 册

ISBN 7—80065—281—5

R. 039 定价:4.20

## 内容简介

美艳绝伦的德国大龄姑娘茜璐德，踊跃应征一个美国亿万富翁的征婚广告，一跃而成为锦衣玉食的阔太太；不久，富翁一命呜呼，她又成为唾手可得亿万遗产的富孀。她的美梦正酣……

孰料，她从应征之日起，便堕入一个恶毒的阴谋陷阱。她作为一个傀儡，付出的是色相、盲从、惊恐、挣扎，而得到的却是牢狱、死亡。当她彻底认清操纵她这傀儡的罪恶黑手的真面目的时候，那黑手已经狰狞地淫笑着扼住了她的生命之喉……

小说情节跌宕，悬念层出，出人意料，引人入胜。作者成功地刻画了茜璐德、理奇孟和管家柯尔夫等一批人物形象。特别是茜璐德的天真、“有邪”，富翁理奇孟的腐朽、暴戾，柯尔夫的阴险奸诈、老谋深算，都跃然可见。可以说，小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、社会关系的大展览。读者从资本主义的铜臭中，不难辨析出惊人魂魄的血腥气、尸腐味……

## 楔 子

当茜璐德打开屋门的时候，她才知道今儿个是礼拜五。对于她来说，今天是她一生的转折点。尽管前景难料，然而，这一天的强力震动，已令她终生永怀。那一天，也不过是一礼拜中普普通通的一天，没有伤悲，也无令人分外愉快的事儿，她一打开屋门，就机械地弯腰拾起奶瓶以及放在其上的新闻周刊，关上屋门，趿拉着拖鞋，走进厨房，打开收音机，从篮子里取出两片烤面包，把牛奶放在火炉上煮着，然后又从口袋里摸出梳子来梳头。仿佛例行公事一般，她几乎每天都要重重复复地做这些机械性的动作，最后一项则是浏览报纸。

一抓起报纸，她就习惯性地先翻登有征婚启事的第六版。那一天，靠左边的一栏，是一位名叫安逊的女人在寻找老伴，靠右边的则是征求笔友。最能刺激茜璐德兴趣的，当是第六版的右下角，这是中年男子征求佳偶的专栏。已有多久了，她总是逐字逐句地搜寻着，等候着难以预知的幸运降临其身。但是；茜璐德显然不复存在罗曼蒂克爱情的幻想了，且不说没有养家活口能力的光棍汉，或内向含蓄的年轻人了，即便是积蓄颇丰的商人，她也照样不屑一顾，因为，那种男人实在一点儿也引不起她的兴趣。她不愿过普通平凡的生活，由于她认为贫贱夫妻事事愁，所以，她决不肯蹈入险境。

大多数的世人都不知道何谓“冒险”，甚至于否定之；抑或不想知道，也不希望去冒险。但是，他们总企冀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求得胜利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些人所最看重的，是生活上的安定，一种贫苦百姓所谓的“幸福”，以及避免激情、破产、危险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总认为冒险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心、梦幻的残渣作为赌注的错误赌博。

她没有朋友，对参加什么妇女会或在家养养小猫之类总感到厌恶，假若真的要列举一件令她欣慰的，大概唯有那份周刊了，特别是周刊第六版的征婚启事。

她的确分外青睐那份报纸，认真仔细到一行不漏，一字不遗，因为，她害怕因自己的稍微疏忽而叫幸福从面前溜掉。

好几年以前，她即开始了自己生命中的传统。对她来说，这一栏是不幸者寻觅希望的依赖，可是，是从这种像垃圾堆的乱七八糟的广告里觅得珍奇，还确实需要一番耐心。

一则广告，大约是三五行，以极细小简洁的词语印出，因而，一般人是极少有耐心读完的，然而，茜璐德却早已轻车熟路，仿佛是一个行家里手。

她的视线从一行挪到另一行，而一只手则娴熟自如地把吐司送进嘴巴。蓦地，好似触电一般，她停止了一切举动，眼窝内射出很长时间以来未曾有过的光芒，仿佛觅到沙砾中的金子般地惊诧：

“本人拥有庞大的资产，征求佳偶。以出生于汉堡、温柔且善解人意、无家累、爱好旅行、运动、过奢侈生活的未婚女性为佳。无意与多愁善感的老处女和蠢笨的老娃娃结缘。”

“拥有庞大的资产！”茜璐德关上了收音机，缓缓地走向客厅，躺进沙发。

她口中喃喃地说：

“百万富翁当真会在报上刊登这样的广告吗？”她点上一支香烟。“以出生于汉堡、无家累的未婚女性为佳……”那么，他是希冀找到同乡吧？至于“无家累”，一定是害怕一些乌七八糟、穷极生疯的人来乱搅和。跟一个女人结婚，就等于跟她的家族结婚，要回避这种难堪的一个办法，就是选择一个孤儿。

她的面庞上流露出轻松的笑意，眼睛一直盯在“本人拥有庞大的资产”这句话上。心想：“这个人肯定是厌倦了他那个阶级的女人，否则即是形貌鄙琐或者是年事已高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有钱，长相丑俊又有啥关系？一切不是皆可用钱来解决么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先获得跟他会晤的机会。对！我必须马上行动！”

在阅读这段广告的时候，她同数百万的陌生人一样，过着穷苦孤独的生活。而她早已对此种生活感到十分厌倦。所以，任何能够获得幸福的契机，她都不会草率地放过。而所谓的“幸福”，在其头脑中就是“财富”的同义语，只要有了财富，就能够实现一切的梦想以及满足全部的欲望。如今，或许可以凭借此则广告而实现她的夙愿；或许能够使她黯淡无光十分无聊的生活彻底改观。

茜璐德满怀希望地走到卧室的书桌前，面带喜色地坐了下来，而后又拿出笔、纸，细密谨慎地构想着。

也许是由于她过分的审慎，纸篓里已经堆满了被她搓揉成团的草稿纸。她感到这封信最紧要的，就是不可矫揉做作，以免对方误认为她急于推销自己。

尚未见面的那个百万富翁，可能早已估计到此次应征者大多是贫苦可怜的女子，因而，茜璐德在信中并未对其生活境况进行隐瞒。

终于，这个满怀希望的女人，写好了自己所满意的信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审读，唯恐信中有不恰当的词语。她的字迹清秀而工整，这是她特别用力的结果。因为，她估计那阅信者，或许会从这个角度进行推断。

茜璐德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因汉堡的一次大轰炸，使得我家破人亡，财产倾尽，如今的我，除一抹令人伤悲的记忆而外，几乎一贫如洗。所以，我十分盼望能早一天摆脱这种困境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贸然给您写了这封信。希望您能相信，我唯一的愿望仅仅是希冀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。

过去，我曾经遭受过诸多不幸，所以，这次不论事情结局好赖，我均有心理准备。战乱中的颠沛流离，令我不再企盼罗曼蒂克的爱情，因而，你的广告让我感到我们应该很般配。

我今年三十四岁，金黄色的头发，中等身材，无父母兄弟，也无丈夫儿女。我之所以一直单身不嫁，就是因我不愿过平民百姓那种单调无味的生活。

假若我怀有恋爱的念头，那大概是在拜读了您这则广告之后才萌生的；我想其中最重要的魅力，是来自你那庞大的财产！

为何一个身价不凡的富翁会刊登如此一则启事呢？不过，我并不在意，即使您身体衰弱至极，患有佝偻症，抑或是有虐待狂。为了使您我之间增进了解，我希望我



们能够相晤一面。

我想，我具备了与您订婚的全部条件；而我呢，我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您所說的富裕而舒适的生活。

请尽快回复我的问题。

茜璐德·玛耶娜”

她写好了收信人的地址及姓名，然后小心仔细地把信纸装进信封中，带着怀疑的笑容，把它投进附近的邮筒之中。

如此这般，她耐心地等了好几个礼拜。虽然她早知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到回信，然而，满怀瑰美梦想的她，却还是日复一日地翘首注视着门外的信箱。

她估计此次的应征信，必定会非常之多，但她有信心能够获得成功。

在这段期待的日子里，她仍旧不忘阅览她的周报，然而，她对第六版的广告启事栏，却并非往日那么热衷和专注。因为，她明白，在第六版上，绝对不会再找到像百万富翁征妻那样美好的启事了。

她相信这是千载一时的难得之机，假如这次幸运之神再不光顾她，那可就完了。但无论怎样，她总要拼一拼，赌一赌，因而，茜璐德把她大部分的存款支取出来，去购买像样儿的服装、鞋子及漂亮的饰物。她想上帝假若当真要保佑她，让她与那个身价百倍的富翁谋面，她就必须修饰打扮一番，以免叫自己寒酸得像个佣人老妈子。

就为了这一点，茜璐德加重了其翻译的工作。她想赚更多的钱来充实她的服饰，她要在同她的财富之神首次晤面时便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住他，令他对这满心欲过富裕生活的女子着迷、神魂颠倒。

翻译工作是一件极辛苦的差使，而茜璐德为了她的理想，却还是不停地增加负荷，工作时间较平日多了四个钟头；就餐时，也省去了起先她必喝的餐前酒。为了具有姣好的身材，她开始控制食量，而且在睡眠前，要做皮肤保健和保养。

每天，她都以充满企盼的心情，耐心地重复这些单调而又费时的课程。而当朝阳东升之时，她照样耐着性子一次又一次地看着门外的信箱。

然而，两个礼拜过后，她的美梦开始被颓唐的情绪所侵袭。她忧虑，担心，害怕收信人当真不重视她那封坦率的信件。因而，她变得较沮丧失神。可就在此时，叫她期待已久的复信终于来了！

这实在是叫她兴奋的时刻。她抓起信，小心翼翼地捧着。上面印有坎城的邮戳（系来自法国的）。她的嘴角露出了笑容，然而又不敢即刻拆开，仿佛童话中的灰姑娘，不相信仙女送她的漂亮衣服，翻来覆去地端祥了好多回，最后才一下子拆开，如饥似渴地读起信的内容：

“敬复者：

因为应征的信件实在太多，所以，直到今日才给你复信。

坦白地说，当我读到你的来信时，就顿时被你的率直所吸引，这是在其他来信中所难以见到的。你對自己一丝一毫也不隐瞒，实在难能，而可以如此坦率地讲明自己感想的，仅有你一人而已。这一点，同我长期一直希冀寻觅的年轻积极女性形象完全相符。我十分欣赏。假如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尽早认识你，以便我们进一步交往。因此，我很唐突冒昧地在此信中附上飞达坎城的飞

机票一张，并已为你在该城预定卡尔顿饭店的房间。

附带须言明的，是你在蓝色海岸的一切费用，均由我来负担。而且，假若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不能延续，那么，我亦将免费供给你返回故里的机票。

我相信，你是能够赞成我的这一提议的。”

尽管茜璐德看不懂信后结尾处的签名，可是，信封里的确附有下礼拜一的机票一张。

满怀欢欣的女子，看完机票之后，又把目光移回信上。这是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，茜璐德寻思，多半是这个有钱的阔老让他的秘书打的，既然是这样，那么像这样的完全相同的副本，就可能不止一份。究竟能有多少似她这样盼得心烧火燎的女子收到过这同样的信呢？

然而，那又如何呢？满打着这一次她败北，却也赚了一次免费旅行，更何况目的地是她多年梦寐以求的蓝色海岸。在汉堡，又有多少女子可以像她这样不费分文就可以到那儿去玩一趟？

而且，在这门稀奇的亲事中，不管是征婚广告，抑或是这封复信，茜璐德注意到有一个字在两处都没有被提及，她寻思，以后也许会出现吧！那即是“爱”。

茜璐德想到此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---

这是一幢豪华型的饭店，房间里布满了高级的摆设。房间一角的几上，安放着一个装有三十七枝艳丽的红玫瑰的银瓶。这闪光的玩意儿，更反衬出房间的气派。

茜璐德从未见过如此气派的房间，故而，她似乎有些诚惶诚恐。仿佛恭候圣驾一般，她在等待着随时都可能光临的百万富翁。

刚进门时，饭店服务生曾告知她，这房间的每个窗口都可以看到特别优美的风光——湛蓝湛蓝的海，含苞怒放的花朵，以及挺拔繁茂的棕榈树丛。可是，此刻，她无心观景，只是紧张地坐在房间的对面。

然而，直到黄昏，都无人来过。

晚餐前数分钟，饭店服务生又告诉她，要同她晤面的那个男人，由于临时有事，所以要推迟到明天来。这之间的闲暇时间，茜璐德可以去干一切她乐意干的事儿，例如到海边漫步、跳舞，或是到美容院去整理头发，所有花费，尽管吩咐服务生记帐。

茜璐德对于这具有极大自由的安排，非常之满意。所以，刚用过晚餐，她就到饭店所属的美容院去认真地修饰了一番。

翌日清晨，服务生又转告茜璐德，说那位男子约定下午四时在三〇六号房间晤面。

当挂钟敲过四下之后，三〇六号房间的门打开了，而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满脸堆笑的年轻女郎。

“您就是茜璐德·玛耶娜小姐吧？”

茜璐德一听，立刻涨红了脸颊。

“我们约好四时晤面，所以，请跟我走。”满面笑容的女郎说罢，就以非常雅致的手势做出一个带领的动作。

当茜璐德走进三〇六号房间的客厅之后，她身后的大门就马上关闭了。

有一位大约六十来岁，穿着高雅华贵，而且看上去颇有风度的绅士，向她缓缓地走过来。茜璐德笑容满面地站在那儿。那位绅士看起来年纪匪轻，然而其外貌却能给人以相当的好感。

“玛耶娜小姐，能邀请您到法国来，真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哦，对了，您会讲法语吗？”

“我会讲”。

“哟！那是再好不过了！”

这个风度优雅的男人，比划着做了个手势，示意请茜璐德坐在大型办公桌旁的椅子上。

“不管是啥事，一概不得打扰我了。”他说完，就按下了电器开关。此时，房间中就只剩下他和茜璐德俩人了。

“您感觉法国如何？以往来过没有？”

“不，我压根儿就没有离开德国一步，事实上我根本还没走出过汉堡市呢！”

“其实，据我了解，汉堡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城市，只可惜遭受到一次战乱的浩劫……”

茜璐德洗耳恭听，没有说话。

“您的家人都在战争中遇难了么？”

“是的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……”

“哦，太可怜了！可是，你姐夫能太太平平地活下来，却

是颇幸运的！”

茜璐德微笑了一下，笑中饱含着苦涩。

“是啊！确实很幸运，可是这种好运气并没能延续多久，他便在西部作战时牺牲了，正值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哟！”

“命运的确是很难掌握的。如此说来，您是无亲无故、孤身一人了！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是否有男朋友？”

“一个也没有。”

这种打着官腔的谈话，使气氛变得十分不协调。这心机本来颇多的女子，虽然假设了老多见面交谈的情景，然而对于这个她真正直面的情形，却无论如何也没没想到。

“吸烟吗，玛耶娜小姐？”

“谢谢！”

那绅士从口袋里掏出饰金的烟盒，打开来，抽一支递给茜璐德，并且用另只手为她点上火。

“在旅馆里住还习惯吗？”

“挺好。谢谢。”

“哦，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旅途挺辛苦吧？”

茜璐德笑着连连摇头。

“是第一次坐飞机？”

茜璐德点头称是。她虽然也面带笑容，而内心却对如此单调无聊的问话感到厌烦。她真希望那男人能够立即道出他的决定，而后便马上到坎城街头，去购买自己所想要的那些物品。

“玛耶娜小姐，想冒昧地请教您一个问题，您在德国是依

靠什么来谋生的呢？”

“我是依靠翻译来赚钱糊口的，这在信上不是写得相当明白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不过，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副业，因为在如此一个动乱的时代，依靠这种工作糊口，实在不简单哪！”

“是呀！不过，话说回来，那也得看是过何等样的生活呀！”

“哦！是这样，是这样啊！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哈！哈！真对不起，问及了你这私人的问题。好啦！不想喝点儿什么吗？咖啡、红茶？还是普尔多葡萄酒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那绅士走到酒柜前，打开柜门，取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瓶，斟上两杯，递了一杯给茜璐德。

“您是否明白在那么多的来信中我为什么单单选上您？”

“是出于偶然？”

“不！偶然二字好像还不太恰切。”

那绅士态度不甚明朗地笑了笑。蓦地，茜璐德仿佛触电般联想起一码事：

“此人大概不会是性功能丧失了吧？”茜璐德心想。

“真没料到来应征的信函会那样多，不过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忒平常的女人所寄，有的我甚而只读到一半就扔掉了，您知道究竟为什么吗？因为，她们均十分虚伪。满篇信纸，竟没有丁点儿勇气提到钱这个字眼儿，然而不论什么人都知道，这则广告最巨大的吸引力就在于那笔庞大的资产上。

“而您却不同。您开朗、坦率地把您的生活境况如实地告诉我，也透露出您渴望追求新生活的愿望，这咱坦荡而诚挚

的举动，我十分赞赏。旁的不说，您至少要较其他女性来得实在！”他停了一会儿，呷了口酒，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我以为那些虚伪的言辞，真是连半点儿用处也没有的。我刊登这则广告的主要征求对象，讲明就是要选择那种孤苦伶仃、贫困潦倒的女子。但是她们好像又耻于承认这一点，既然如此，那又何必多罗嗦！”

茜璐德无可奈何地笑了笑，以示她正在洗耳恭听。

“我觉得您应当明白‘天底下决无白吃的午餐’这个道理，而那些女人却不懂得。真不清楚她们那种德国人传统的坦荡作风给藏到何处去了！不过，话再说回来，假如没有她们，又怎么可以显出您的独特之处呢？”

茜璐德听罢，歪着脑袋问：

“我想入选者大约总不光我一个吧？”

“嗯，除您而外，还有三个，她们同您一样享受这高级的招待。说实话，在排列顺序上，我把您给排在最末一位。哦，实在对不起，跟您闲扯了这么长时间，倒忘了进行自我介绍！玛耶娜小姐，我叫安敦·柯尔夫。”

“哦，请问，那些女人也在这儿吗？柯尔夫先生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不过，我寻思你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怕是少得可怜了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玛耶娜小姐，我估计您也许会在此地住一些日子的，因为我们之间尚有不少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处，您不介意吧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那就好。玛耶娜小姐，既然你我之间都乐意以诚相见，那么，我也就不必再闪烁其辞了。对于此次婚礼，您有何要



求？”

茜璐德对于此种说亲的方式感到十分惊诧。面前的这位绅士，正双手交叉地坐在那儿，仿佛一个精神分析家似的注视着她，令她感到不安。

“我……”茜璐德有点儿犹豫地说：“一切都已经在信中讲明了，那就是我唯一的期望。”

“您经常对此类广告进行应征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从未应征过，这一次比较特殊。”

“那么，我重新回到方才的问题上。您对于此次婚姻究竟抱有怎样的要求？”

“我简单地答复这一问题，那就是奢侈欢悦的生活。”

“哦！您认为钱非常重要吗？”

“富人们会如何讲呢？我认为我的答案与他们完全相同。”

“您是否思考过要怎样去赚那笔钱？”

“这难道不是个很荒唐的问题么？柯尔夫先生，你千里迢迢地约我来此地，难道就是为了要问我的条件吗？我认为应当是磋商你的条件！”

“回答得非常巧妙。”

“哦，是否也可以允许我问你几个问题？”

安敦·柯尔夫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疑，先为之一愣，接着就微笑着点头首肯。

茜璐德扯扯衣襟，严肃地问道：

“对于此次婚礼，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要求？上帝啊，那是我问你的呀！我记得您在信中曾经声明，不管对方是个虐待狂，抑或是病人，您均愿意让步，甚至于感情上的让步，我希望您始终如一、言行一致。”